

资质通鉴



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
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
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右齎食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
軍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高勳許張彥澤
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
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跡彥
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丈夫
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
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
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
以晉主爲負義族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
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

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
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
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
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
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
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
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
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礮犬於門以竿懸
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
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
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
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

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
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
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
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瑋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
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
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
從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
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
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
陳橋會夕雲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
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
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它人取之乎契丹

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
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
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
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
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
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
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
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
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
曰卿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
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
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

營 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官者秦繼旻以其為
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
兀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
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
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
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
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
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
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癸丑蜀主以左千
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
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族人
郎五為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趙延壽

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侗為
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
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
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
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
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
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
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
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
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
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勃
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

通鑑三百六
四
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
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
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
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
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
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
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
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
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
有優賜速空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
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
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畝之內庫欲輦歸其國

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平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加貝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書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柎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

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竒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
及文琦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
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
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
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
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
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
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
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
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
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
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

子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
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
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
為之副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景
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
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
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
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宐親近佞臣延巳以
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
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
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
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

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唐室諸陵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古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

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乙丑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

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集諸軍於球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
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
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
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
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
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
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
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
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
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
富貴如返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
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

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
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
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
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
鳳州不克退保固鎮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
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旣出塞契丹無
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
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
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
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
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

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主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

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
聚賓客畧兵器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
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
戮不宥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伺昭悅歸第執
送東府已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
代州拔之斬王暉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
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
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
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
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
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
高模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

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羞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鎮寧節度使邢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為契丹所殺。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

世延帥推為留後據西城密應州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
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
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群臣宴於永福殿
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唐王淑妃與郇公
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
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契丹主以
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
辭不赴鎮復歸于洛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 東方群盜大起陷宋
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
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苻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

送之彥卿至埴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繼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奔東城來奔 壬辰高彥珣以丹州來降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樞密使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箬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箬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子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

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弃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弃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

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
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
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音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
白馬度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
悵悵今得歸死無恨矣 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
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
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侗為
丞相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
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
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
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

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歛城中髑髏瘞之
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
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
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
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
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
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癸亥立魏國夫人李
氏為皇后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群臣曰致中國
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尔亦有力焉 甲子帝以河東
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

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又以河東左都押牙
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
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丙寅以王
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
謙為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
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
州義軍都制置使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
驅又遣謙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
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汧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
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
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
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

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旣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群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弃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群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

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
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
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
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
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
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辛
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
空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
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
延魯之罪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
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
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諫

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
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
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群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
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
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
在岑折簡帑藏取與較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
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
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
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己為之陳請
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
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馮延己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

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表軍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頽舉州降蜀奉頽置之宗屬也契
丹主至臨城得疾及藥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
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
之帝把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
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
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
兀欲為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
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
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
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
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

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龍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翼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翼州人符習之甥也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讀史長編卷之八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四
高祖皇帝為太子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漢紀二

起強圉協洽五月盡著
雍涓灘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元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
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元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元欲從容謂延壽
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元欲出
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
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
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問一日元欲至待賢館受
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

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群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群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辛巳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為建雄節度使 帝集群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群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

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甲午以太原
尹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爲副留守河東慕儔眞
定李驥爲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
莊宗之從弟也 是日劉晞奔洛陽奔大梁 武安節度副使
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
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
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表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
希範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
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
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
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
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

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竒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竒令竒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

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
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
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
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
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
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
邑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
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蕭翰欲取之官者張環不與翰破鎖
奪官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
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
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
南朝軍國事乃已赴汴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

出至大梁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
史中丞趙遠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為樞密使左金吾
大將軍王景崇為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充在京巡檢松徽之子也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
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
諸門為從益宿衛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
高行周於宋州武行德於河陽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
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
福勿以吾母子為意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兵
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
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
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

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父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
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
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
遠霍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
師仍出居私第 甲辰帝至晉州 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
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內不
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
數百人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
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爲中京留守以
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壬卒悉留於
恒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乙
巳發眞定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

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
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
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
者 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
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爲
節度使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
帝留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
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
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
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崔廷勳覓
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乙卯帝至新安

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丞相弘侗
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
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
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
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
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戊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鞏郭威問
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
鎮相繼來降 丙寅吳越王弘侗襲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
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
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

節度 壬申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契丹
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為前
鋒相遇於石橋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
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為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
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
帝以高勳為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
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
中不暇南寇 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
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戍
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鎮
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
反覆詔以繼弘為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安國節度

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指揮使劉
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恒州 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
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唐主聞
契丹主德光卒蕭翰弃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
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
討使議經略北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
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
令封楚王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
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
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
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
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

周代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
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吳越王弘侗以
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
後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侗弘侗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
孺贊既而孺贊悔懼以金筭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
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侗從之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
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璘質於
麻荅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指揮使張瓌將
之重威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
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
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辛未楊衮郭威王章皆為正
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章白

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前後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負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

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
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
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
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
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
契丹然畏契丹尚彊猶豫未發會楊衮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恒
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鍾爲號辛巳契丹
主兀欲遣騎至恒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
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
時鍾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
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
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

榮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
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
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壬午
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
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覓道等至爭
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
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邪律忠
合忠即郎五也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
我書生也當秦事而已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
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左
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廂主華
池王饒恐爲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衛司天監

趙延又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崧和凝又爲相
家富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崧凝
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
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近三千人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
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
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荅者再榮皆
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楊衮至邢州聞麻
荅被逐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躬以其衆來降 庚寅以薛
懷讓爲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去巡
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
問 辛卯復以恒州順國軍爲鎮州成德軍乙未以白再榮爲
成德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爲曹州防禦使李榮爲博州刺史

敕盜賊母問賊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及爲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骨髓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跌石

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詞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制以錢弘侗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于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

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子所向稱
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為
鎮南節度使 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
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
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
湯鐵牀剗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劒遂
斷其頭 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
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
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陛下在太原常重之此可
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彥超欲急攻城
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
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帝恐主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

未決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空兼
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戊寅詔幸澶
魏勞軍以皇子承訓為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
己卯以崧為太子太傅凝為太子太保庚辰帝發大梁晉
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
終南山路出兵應援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
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
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轍行周行周泣訴
於執政掬糞壤實其口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
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杜
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

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
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
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
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
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
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又不
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
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也觀祭判官
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
重威子弘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
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
皆疴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

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貨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

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已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從彥超為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弘侖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侖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蜀王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暉以樞密

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
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
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
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饜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
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
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 癸巳帝至大梁 威
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成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
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 乙未
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
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脩讓傳
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侗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
事 吳越王弘侗性剛嚴愷恚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已

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
干預政事弘侗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
侗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
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侗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
過三百斤弘侗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侗
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
進思以弘侗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
歸福州及孺贇叛弘侗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侗與內牙指揮
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爲進
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
進思庾成晦弘侗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黨謀作亂帥
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

弘侗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侗猝愕不暇發言趨入
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
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
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塞簾德昭乃
拜進思稱弘侗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
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
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侗之舅也進思之
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 是歲唐王以羽林
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帝以趙匡替侯益與蜀兵
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許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
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

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父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
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務
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公
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
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陛下未
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
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
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
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
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己未帝
更名暉 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 壬戌吳越王弘俶
遷故王弘侑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

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帝自魏王承
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
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以兵少發本
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
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
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
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
敗廷珪於子午谷張虔劄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
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劄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
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帝
大漸楊邠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鎮信
不得奉辭雨泣而去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

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祚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
威是日殂于萬歲殿逢吉等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
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
內外親族一切不問磔重威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
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祚
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
八 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
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 丁亥尊皇
后曰皇太后 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
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 癸巳大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
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
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侑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

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
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侗闔戶拒之
大呼求救温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
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思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
懼未幾疽發背卒弘侗由是獲全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
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
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
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戍戍益入朝隱帝問何
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蜀張虔釗自恨無
功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
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通鑑卷二百八十七

...

...

...

...

...

...

...

...

...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漢書卷一百四十四 趙主謀反 漢書卷一百四十四 趙主謀反 漢書卷一百四十四 趙主謀反 漢書卷一百四十四 趙主謀反

勅編集

後漢紀三

起著雍沼澣三月盡屠維作噩凡一年有奇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

乾祐元年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復加兼侍中 侯益家富於財

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

行開封尹 改廣晉府為大名府晉昌軍為永興軍 侯益盛

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

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

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

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柰何彥卿曰臨機制變

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劒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挺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爲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爲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副使邗

律忠爲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爲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帝復其舊官以扞契丹邪律忠聞鄴都旣平常懼華人爲變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爲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弃城北去孫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爲漢有矣丙子以劉在明爲成德節度使麻荅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徵漢官致亂耳契丹主鳩殺之蘇逢吉等爲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

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
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
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
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弃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
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
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勤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
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跡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丁丑
罷濤政事勒歸私第是日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
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
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
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
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

屢為邊吏所獲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摠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訶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奏稱去三載前羌族啜母殺綏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請益兵為備詔以司天言今歲不利先舉兵諭止之

夏四月辛巳陝州都監王王奏克復潼關 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為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

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 王景崇遺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契丹主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台符逃歸 五月乙亥滑州言河決魚池 六月戊寅朔曰有食之 辛巳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 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高從

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
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傷重

而卒 秋七月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

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

或歷年至有瘦死者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歸

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

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

譖之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

籍沒其家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賣

官鬻獄四方饋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家貲巨萬子德鈞亦

驕橫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辭位以

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蜀主欲以普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戊辰以郭從義為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蜀主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又譖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車職甲戌蜀主許之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初高祖鎮河東皇弟崇為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

都孔目官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節度判官鄭珙勸崇爲自全計崇然之珙青州人也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云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從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火火自春徂秋皆相伏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 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爲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己丑以

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乙未以錢弘俶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

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
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
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
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
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
笑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
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
烏合之衆乎思縮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
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
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鳴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
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
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檣舟於岸寇有潛往來

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
令王勣回請老卒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南漢主遣知制誥宣
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
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二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
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志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
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
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
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蜀兵援王
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 蜀
主以張業王勣回執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匭函後改為獻納函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

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
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
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眾守貞憂形於
色召摠倫詰之摠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
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
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又見蜀主
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
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
効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
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
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母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吞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彊宜更爲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

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初高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

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座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義與逢吉子弟俱爲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未幾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爲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旣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群情震動民間或訛言相驚駭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何如比皆專殺不請或決口斷舌斮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莫敢辨訴李嶼僕

夫葛延遇爲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其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崧弟義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結李守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爲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制它日祕書郎真定李昉詣陶穀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祖諱改焉史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爲卒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風

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犖部民不勝其苦初
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于李守貞守貞為漢所
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
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
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
軍使岑為泚淮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
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
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鄉可與之戰乎時唐
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
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壬申葬睿
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廟號高祖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
融為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辛巳南漢王以內常侍吳懷恩

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使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天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穿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

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
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
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
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
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 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
事徐光溥坐以豔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丁酉罷守本官

隱皇帝上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大赦 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
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
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
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
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柰衆無鬪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

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爲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貫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甲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 淮北群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泗以招納之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暉徐

州將成德欽敗唐兵于峒嵒鎮俘斬六百級暉等引歸 晉李
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
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
向颺之庶幾魂魄歸達於漢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
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
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 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
揮使史德琬領忠州刺史德琬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
之所為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
箠而黥之德琬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
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 楚將
徐進敗蠻孛風陽山斬首五千級 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民
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嘗斬之 河中城中食且盡

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王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今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

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縮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縮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縮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縮為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號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吳越內牙都指揮使斜酒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酒于處州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辰趙思縮釋甲出城受

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縮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縮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告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舍召思縮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

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
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
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
獲其子崇王等及所署宰相靖崧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摠倫
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脩己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
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榆次
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
從之 三叛旣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
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太后
屢戒之帝不以爲意癸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
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
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彥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

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爲鎮國節度使 唐主復進用魏岑吏

部郎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

政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爲黨而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

范沖敏性狷介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

進用正人唐主謂建封武臣典兵不當干預國政大怒流建封

於池州未至殺之沖敏弃市唐主聞河中破以朱元爲駕部員

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爲尚書員外郎 吳越王弘俶以丞相

弘億判明州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

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杼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

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

鉞而返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侍位兼將相

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

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
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
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
留守 歐陽脩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
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
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
而所爲如此者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
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
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
不戒哉 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爲貢獻重賂權貴朝廷
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
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

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臯等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贇環之子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爲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

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
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
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
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乙卯
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
傅泰寧節度使苻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
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
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季彝
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
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
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
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

亦濫乎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
內無弃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
國人皆悅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
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契丹寇河北所
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
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
軍十一月契丹聞漢兵度河乃引去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
峻分軍趣鎮定戌牛威至邢州 唐兵度淮攻正陽十二月潁
州將白福進擊敗之 楊邠為政苛細初邢州人周璨為諸衛
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之謀主邠奏諸前
資官喜搖動藩臣宜乘遣詣京師既而四方雲集曰遮宰相馬
求官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後有闕而補之漂泊

失所者甚衆邠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旣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擾乃止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鄉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爲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訶之景崇已與衆人自焚矣璨亦降 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荻水鎮殘之是月南漢主如英州 是歲唐泉州刺史留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酖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效爲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蕭嚴崇親衛備國毒膏 靈瀾靈瀾 積國靈瀾 登皇靈瀾 靈瀾 靈瀾 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後漢紀四 上章闕 茂一年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 密州刺

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

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 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

詔止之 丙寅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

僧已聚二十萬矣 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北面

行營招討使 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賂權貴

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兵

將大舉南伐二月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為潤宣二州大
都督鎮潤州寧國節度使周宗為東都留守 朝廷欲移易藩
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 甲申郭威行北邊還 福州
人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弃城去請文
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
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執
其將馬先進等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
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
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眾鳴鼓止于江湄文
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為福人所執士
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弘俶獻
于五廟而釋之 丁亥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

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
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
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
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它人不為而劉君獨
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為何患得民
不如劉君哉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
卒 乙未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贊為左驍衛上將軍 三月
丙午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泰寧節
度使苻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
薛懷讓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
皆入朝 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
司以費多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寤一奠 壬戌徙高行

周爲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爲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爲
秦寧節度使 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 夏四月戊辰
朔徙薛懷讓爲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爲武勝節度使壬
申徙楊信爲保大節度使徙鎮國節度使劉詞爲安國節度使
永清節度使王令溫爲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
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
使聞者駭之 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
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
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朝廷
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
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
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

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劔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癸未罷永安軍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 五月己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衆爲本州團練使德衆從阮之子也 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乂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

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揚邠史
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
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威至鄴都
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
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

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 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節度

使承勲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閣 平盧節度使劉銖

貪虐恣橫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前沂州

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

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

禍福誅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瓊爲潁州團練使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

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
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
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歐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劔欲追之楊
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弘肇
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
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
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糞粉矣王章亦忽忽
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
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十人水深平地
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又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
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又歸帝遣
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又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六月河

決鄭州 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淑州及梅山蠻欲與共
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
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庵溪璠敗死 秋七月唐歸
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 馬希萼又遣群蠻攻迪田八
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勰超救
之勰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
玉潭 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為夔王仁贇為雅王仁裕為彭
王仁操為嘉王己酉立子玄喆為秦王玄珪為襄王 晉李太
后在建州卧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
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
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馬希萼表請
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

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 丁未以吳越工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

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
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頒賜
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
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
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
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
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
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
餘人皆死 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文徽得瘖疾以工部
尚書致仕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蜀太師中書令宋忠
武王趙廷隱卒 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
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

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卽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殷瀛州人也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為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紘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紘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据撫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

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
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
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
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
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
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
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
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
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
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
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

并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帝
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
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
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
之邠復以爲不可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
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
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
之嘗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
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
進斥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
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
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

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閩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論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慊從盡殺之弘肇侍衛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王業齎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直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度使慕容

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
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
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
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
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大忽
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
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
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
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
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大
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日爲羣小所構禍出非意
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

威及諸將告以揚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許湯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筋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

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龍鶯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龍鶯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

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曰
剽掠衆皆踊躍 辛巳驚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
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
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
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
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
封丘人情恐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
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當爲陛下生致其魁
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虜賊未
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
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
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

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

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
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
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
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
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弑蘇
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
奔陝州後匡贊奔兗州郭威聞帝遇弑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
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
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
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旣而進曰某等
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
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駁乘

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口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強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王昶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疑重處其間

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曰備法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

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婿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竒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

今大王兄弟不容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扼相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五戶復屠其家怨讎反覆

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
斥贖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
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
金 蜀施州刺史田行臯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
忠於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鎮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
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
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
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
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 初蠻酋彭師暠
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怜之以為強弩指揮使領
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為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
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

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
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皆合擊必破之前軍敗
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
厚利啖許可瓊許可瓊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曷
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
萼音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
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
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
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
一旦彭師曷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
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
是邪師曷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

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
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
日夜誦經希廣白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
陵何訥真等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訥真望韓禮營旌旗紛
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
手劍擊禮不中軍中驚擾訥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
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
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
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瑫按
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高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
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
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

營宮室皆為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駭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曷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饜食李弘臯弘

節唐昭滑揚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
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
所管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
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曷葬之於瀏陽門
外武寧節度使贛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教練使楊溫守
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
滑州留數日贛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
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子己酉威
聞之即引兵行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楚王
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徽真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
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怛欲用之怛稱疾不起壬子郭威度
河館于澶州癸丑日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

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村

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贇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贇曰觀崇威視

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比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眾歸之贊大懼郭威遺贊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鄉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南漢主以宮人盧

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勲舊誅戮殆
盡惟官官林延遇等用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